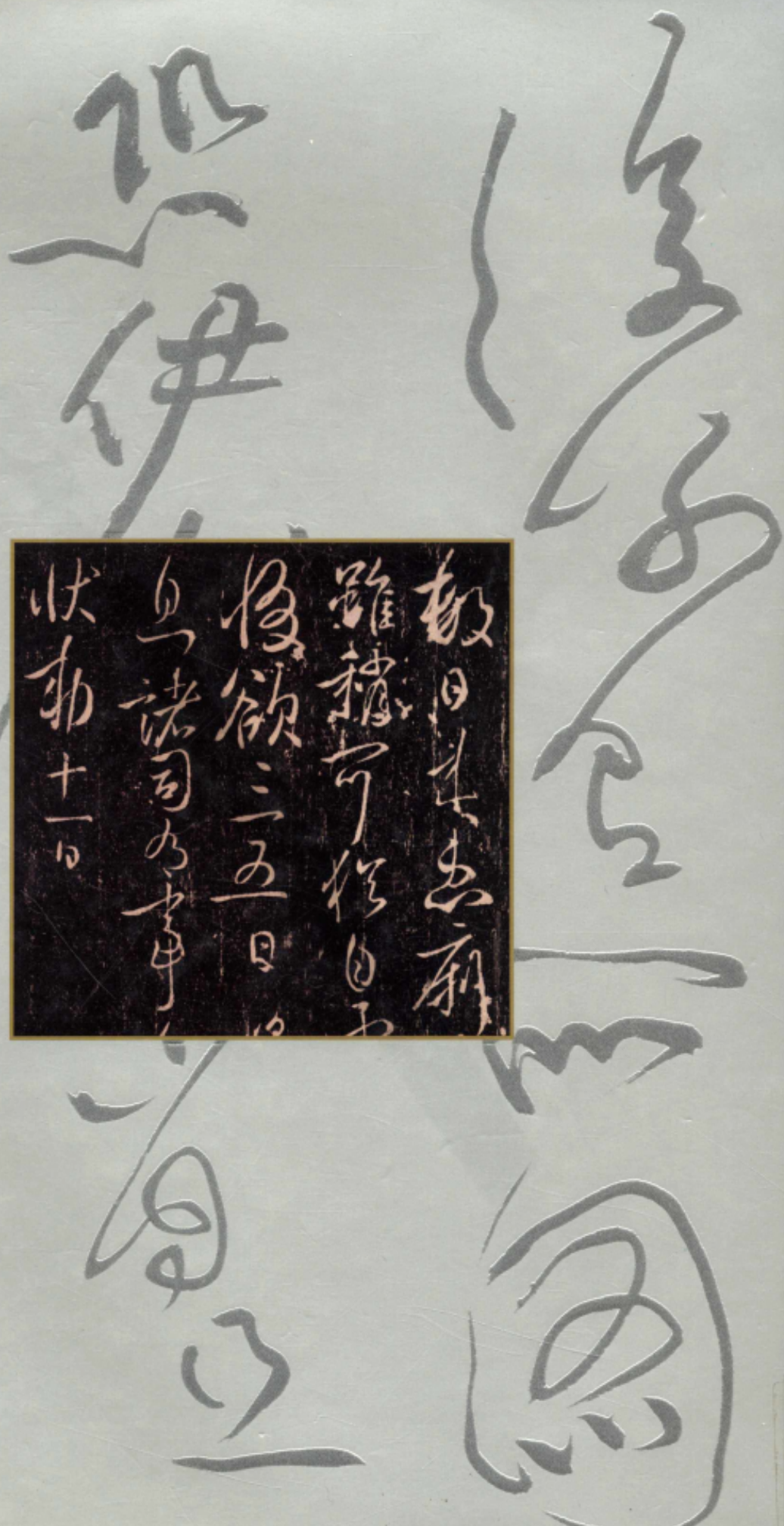




# 懋勤殿本淳化閣帖

(上)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懋勤殿本淳化閣帖

(上)

主編：尹一梅  
商務印書館

# 懋勤殿本淳化閣帖（上）

Model Calligraphy of Chun Hua Ge (I)  
(Collected in the Maogin Hall of the Imperial Palace)

##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編：尹一梅

編 委：王 樟

攝 影：趙 山 劉志崗 馮 輝 馬曉璇 田明潔

出 版 人：陳萬雄

編輯顧問：吳 空

責任編輯：段國強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灣仔道3號東匯廣場20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200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506 5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2005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維諾  
宿 白 張政烺 啟 功

總編委主任委員：鄭欣淼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輝柄  
余 輝 邵長波 胡 鍾 施安昌  
耿寶昌 晉宏達 徐邦達 徐啟憲  
陳麗華 張忠培 單國強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鄭欣淼 蕭燕翼  
聶崇正

主 編：李文儒 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 任：徐啟憲  
成 員：李輝柄 杜迺松 余 輝 邵長波  
胡 鍾 施安昌 秦鳳京 郭福祥  
陳麗華 單國強 鄭珉中 聶崇正

總攝影：胡 鍾

# 總序

楊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七十二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一九二五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奇珍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不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一九二三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了清點，事竣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二十八冊，

計有文物一百一十七萬餘件（套）。一九四七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於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被運往台灣，五〇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二千二百一十一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五〇至六〇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七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一千二百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一九四九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一九九四年底，計有二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着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有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一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囿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於燈下

## 導言

施安昌

宋太宗趙昀於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詔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五百卷和《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年）又開始編纂《文苑英華》一千卷。這些百科全書式的典籍編刻，象徵宋初以來提倡文治的成功。太宗又於淳化三年（九九二年）以內府所藏前代諸家墨跡，命侍書王著撰編刻成《淳化閣帖》（簡稱《閣帖》）十卷。

太宗酷愛書法，登位不久，即下詔搜集天下法書名跡。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云：「先是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詔諸州搜訪先賢筆跡圖書，於是荊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王喬觀》碑，袁州獻宋之問書《龍鳴寺碑》。三年九月辛亥升州獻晉王羲之、獻之及桓溫等凡十八家石版書跡。六年十二月丁丑詔訪鍾繇墨跡。七年正月己未錢惟治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七軸為獻。八年二月丁酉錢昱獻鍾、王墨跡八軸，十月己丑越州獻王羲之石硯。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潘昭慶獻虞、褚、歐陽墨跡三本。」

南唐亡國時，其所藏法書名畫，也都歸入宋朝內府。《宋史》南唐世家記載：「太宗幸崇文館觀書，謂李煜曰：此簡策多卿之書物。」《閣帖》中部分墨跡當係採用南唐內府的珍藏。

自唐末到宋初雕版印刷的技術已有相當的發展，這也給《閣帖》的摹刻提供了技術條件。宋太宗以《閣帖》作為賞賜重臣之物，以此標榜其文治。《淳化閣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 《閣帖》的體例和書法價值

將書家的墨跡收集一起，裝潢成帙以便珍藏和賞玩的風氣源於東晉。梁虞龢《論書表》記載桓玄喜愛王氏父子書法，「乃

選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十《右軍書記》中記載：「太宗皇帝請求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跡及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二字為二小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裱織成帶」。

《淳化閣帖》十卷，收歷代書法作者一百零二人，四百餘帖。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收漢至唐帝王十九人書。第二卷至第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收漢張芝至唐陸柬之等書家六十七人。第五卷為諸家古法帖，收蒼頡至唐張旭等十四人，又無名氏法帖六（其中有與王獻之重出二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第九卷至第十卷為王獻之書。

由於《淳化閣帖》為皇帝所敕編，所以首列歷代帝王，次列歷代名臣，再次為古代書家。每卷末刻篆書款「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保存於《閣帖》中的古代名家書跡很多，如魏鍾繇、晉索靖、王敦、王導、桓溫、王洽、王珣、王珣、王廙、郗鑒、郗愔、衛瓘、謝安、謝萬、庾亮、謝瑋伯、陳達、王坦之、王渙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劭、王廕、王恬、宋王曇首、謝莊、羊欣、孔琳、蕭思話、齊王僧虔、梁王筠、沈約、蕭子雲、薄紹之等。唐代書家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李邕、宋儋、張旭、徐嶠之、陸柬之、褚庭誨、柳公權等。收入的帝王書有東晉明帝司馬紹、康帝司馬岳、哀帝司馬丕、簡文帝司馬昱、文孝王司馬道子、宋明帝劉彧、陳長沙王陳叔懷、陳永陽王陳伯智、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等。（以上書家中未列入米芾、黃伯思指為偽者。書家的朝代歸屬也有所修正，與原帖標題有所不同。）

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編為五卷，佔全帖的二分之一，這是唐代重視二王書法的遺風，也體現了宋太宗有意提倡王書的意圖。《閣帖》書體有篆、隸、楷、行、草等。因法帖屬尺牘書札，尺牘多以行、草書寫，這樣十卷書法中，行、草自然佔據多數。《閣帖》中的不少帖文義比較難懂，尤其是六朝帖文。還有的是轉相摹拓，將原跡的文字擅自刪改或摹錯。此外亦有將旁注移入正文的錯誤。故歷來法帖釋文多有牴牾。

《閣帖》有着重要的書法價值，一些在書法史上享有盛譽的書家，今天已沒有墨跡遺存，而幸賴《閣帖》得睹其面目。鍾繇（一五一——二三〇年），字元常，三國時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官至太傅。他同漢末張芝，東晉王羲之、王獻之合稱書中「四賢」。鍾書墨跡早已無從看到。《閣帖》中存有鍾繇書跡六種，其中《宣示》、《還示》、《白騎》三帖歷來為

人看重，結體多扁，重心偏下，勾挑及某些筆畫轉折形態帶隸法，行書筆意與東晉之時也有差別，表現了早期書體演變時的特點。二十世紀敦煌藏經洞佛經發現及西北魏晉簡牘和殘紙出土，使我們重新看到一七〇〇年前的真書和行草書面目，通過對比我們認識到，《宣示》等帖出現於當時是可信的。

再看唐太宗，他書名甚高，善臨古帖，得二王法，殆於逼真。但所見書跡只有《晉祠銘》一碑，是行書體。《閣帖》收入《兩度》、《氣發》、《移營》、《患痢》、《高麗》、《唱箭》、《數年》諸帖，呈現出「遒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越」的妙跡。當後來太宗《溫泉銘》從莫高窟中找到時，證明太宗的書風確是如此。

經千餘年歷史之檢驗，《淳化閣帖》價值益明。匯集歷代書家名人書跡，遴選編次，摹刻拓印，廣為傳播，堪稱匯帖之祖，此其一。綜括古代豐富的書法資料，分為歷代帝王法帖、歷代名臣法帖、諸家古法帖和王羲之、王獻之法帖四部，前三部以時代為序，創立了一種書法與書法史教科書模式，此其二。《閣帖》的四部分法與排次，有意抬高了帝王法帖的地位，此既適應尊王道統，又提醒統治者對自身書法修養的重視，轉而又推動了社會對書法與書家的看重，此其三。對第一點不需再贅述，第二、三點則聯繫清代內府遺存閣帖及刻帖情況加以申論。

## 清宮藏《閣帖》的不同版本

《淳化閣帖》傳世的各種版本極多，但多為後世翻刻本，真正的宋拓本鮮見。故宮博物院藏《閣帖》六十三部，十卷全者五十部，其中有四十二部是清朝內府遺留下來的，佔了很大部分。一九八〇年，在馬子雲先生主持下，我們曾對全部《閣帖》做過比較全面、仔細的校對排比，鑒別分類，才認識到它們的複雜情況<sup>〔三〕</sup>。故宮博物院藏《閣帖》所包括的不同版本大體如下：

（一）宋刻《淳化閣帖》（故字四六七八號，稱「懋勤殿本」），十卷紙墨為宋代，分卷裝為十冊。第一卷首開和第十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懋勤殿鑒定章」，其餘各卷首尾鈐「乾隆御覽之寶」一印。帖中不見其他印章、題識。外套木匣。

（二）明潘允亮刻本，第一卷標題下刻「賈似道印」，旁有「悅生印」。第十卷首開刻「秋壑」印，卷末刻「長」字印，「齊周密印章」在《敬祖帖》末。刻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周厚以載跋。

(三) 明顧從義刻本，又名《玉泓館淳化閣帖》。第一卷標題下刻「賈似道印」，旁有「悅生印」，第十卷首開刻「秋壑」印，卷末刻「長」字印，「齊周密印章」在「淳化三年」尾款上面，又刻周厚以載、袁尚之、顧從義、文彭諸跋。存初拓本，首卷前附木刻印的帖目。潘、顧兩本，底本相同，顧本稍肥。

(四) 明肅府刻本，尾有明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款。肅憲王書初拓時沒有，清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補石時添刻。有張鳴鶴、王鐸、肅世子識鉉跋。

(五) 泉州本，帖中有裂如冰紋者，卷六《月半（哀忤）帖》末「拜」字多一折，卷七《長素帖》「不大佳」的「不」字作「小」字。此係帖版本情況複雜。

(六) 明「王著摹刻」本，首卷標題下加刻「王著摹刻」四字。

(七) 清費甲鑄刻本，這是肅府本的重刻本，卷末有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款。王鐸跋被刪去。

(八) 清薛乃蒞刻本，卷尾有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薛乃蒞刻跋。帖內有銀錠，較小，故稱「小銀錠本」。第二卷加刻王珣《伯遠帖》。

(九) 清《欽定重刻淳化閣帖》，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刻本，詳見下文。

此外，尚有其他明、清翻本若干。排比結果認為「懋勤殿本」書刻最好，字的結體行筆合理，字神精彩，紙墨古雅。

清宮藏《淳化閣帖》多置於乾清宮西廡的懋勤殿，是供皇帝觀摹臨寫用的。皇子、皇孫上課習字所用亦多宋、明刻本。懋勤殿本《閣帖》內夾黃紙籤書：「宋拓淳化閣帖一匣十冊 上等」，其等級與地位昭然。

## 《閣帖》對清內府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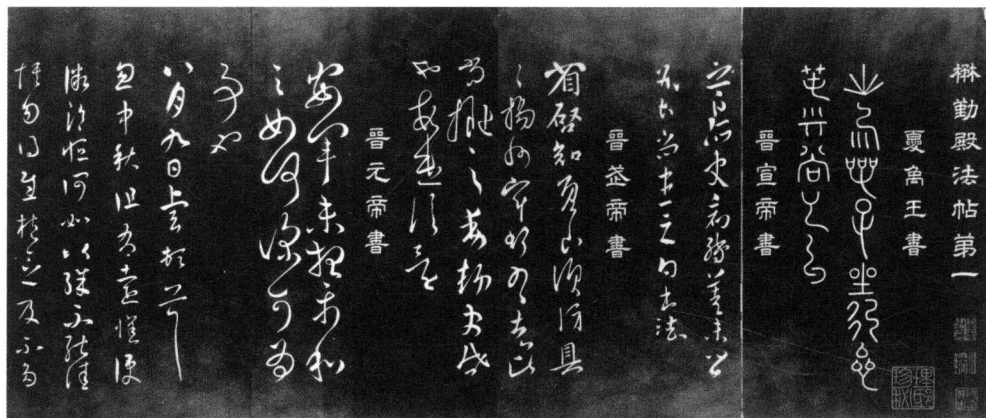
《淳化閣帖》對清代刻帖的影響是巨大的，康熙、乾隆朝的幾次刻帖，都與其有很大關係。

《閣帖》的「歷代帝王法帖」只收到唐代高宗李治為止，未敢將宋太祖書帖刻入。而後不久，潘師旦刻《絳帖》，即將趙匡胤四帖作為後十卷之首卷，標題是「大宋帝王書第一」，其次才是「歷代帝王書第二」。於是，本朝皇帝書佔居法帖之首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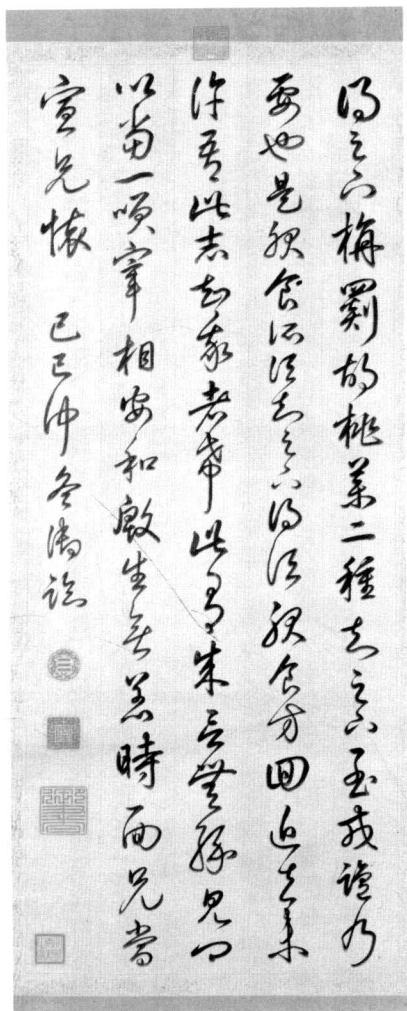
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起，內府用四、五年時間刻了《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卷。這部彙帖是在《閣帖》的基礎上增刪編次的。其前四卷是帝王書（第一、二卷為前代帝王書，三、四卷是順治、康熙御筆，康熙的一部分臨古帖書又放入其他卷末尾）。後二十卷為各名家法書和二王書。合計共一百一十八家，四百七十七帖，實為宏篇巨製，浩浩蕩蕩。（附圖一）

這是清朝建立四十六年以來官刻的第一部大型匯帖。御製《序言》表明了刻帖的宗旨：為了使古來名人墨跡得到保存和流傳，仿《閣帖》而刻《懋勤殿帖》。帖中收入前代帝王法書，以昭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收入自己書作，以表明習書之勤，嗜古之志。還附入太子、皇子作品，以策勵其志。書法之道與學問性情相通。這些思想對後來內府屢屢刻帖有很大影響。《懋勤殿帖》當時流傳不多，現僅存三部。帖石久存武英殿側室，房屋滲漏，毀蝕嚴重，只留下少數殘石。

故宮博物院保存着清代帝后書跡數以萬計。內中臨帖者佔很大比例，而臨《閣帖》者又相當多。作品有幼稚、笨拙的，也有嫺熟、秀麗的，有署名字的，有記日、月者；勾畫圈點，間有眉批評騷；顯示着書寫人用功進步的蹤跡。以乾隆與嘉慶二帝所書最多，如乾隆帝弘曆臨



附圖一



附圖二

《旃闕帖》、《宰相帖》軸，帖見於《淳化閣帖》卷六王羲之書，《宰相》在前，《旃闕》在後。這裏有意將二帖連寫（附圖二）。弘曆臨《欽定重刻閣帖》，此法書共十冊，每冊臨一卷，雕漆封面、封底，五冊裝一雕漆匣，有兩匣。每頁以鉛筆畫絲欄，後再臨寫。從卷後題跋看，凡臨三次，初臨用時四十天，二臨用三十天，三臨用二十天。

弘曆繼位九年命臣將內府所藏書畫著錄《石渠寶笈》。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又敕命編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弘曆又重新刻了一部《淳化閣帖》。這部帖是據賜畢士安本摹刻的，故書家與書帖和《閣帖》相同。然而不同的是：（一）除帝王帖置卷首外，其他帖完全按時代先後排列：第一，歷代帝王，第二，上古至晉人，第三、第四、第五，晉義之，第六，晉人及獻之，第七，晉獻之，第八，晉至梁人，第九，陳至唐人，第十，唐及無名氏。（二）隨文添刻楷書釋文。（三）卷末附釋文考異和御製題跋。

這便是《欽定重刻淳化閣帖》。當時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弘曆在帖首自有說法：

「朕幾於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曩曾輯內府所藏前人墨跡，刻為《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跡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鐫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拓與賜者絕鈔，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為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浸失。有志追摹者，末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拓最精好。爰特敕選工鈎摹上石，冀復舊觀。」

「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訛，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閱，候朕參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中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對墜訂訛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

在這篇短文中，弘曆已經把刻帖的目的和重刻與原帖之不同講得很明白了。據于敏中跋，刻帖始於乾隆三十四年二月，迄於三十六年四月。仿宋拓法得四百部。並構廊列石，因帖名軒，御製《淳化軒記》。這件事從頭到尾辦得相當認真，十分周全。如今收藏在故宮博物院二十六部帖，則是二百多年後的遺存。很顯然，弘曆重刻的不是《閣帖》原典，而是要編製一部帶有釋文和註解的《淳化閣帖》的教學參考書，這適應了當時的實際需要。一百五十年後，國內外屢次影印出版的《閣帖》就往往附有釋文，直到今天。

清代三百年，書學昌盛，無論在朝在野。披覽內府留下的各種法帖，可以清晰地意識到：儘管《淳化閣帖》原石早毀，祖本難辨，但是《淳化閣帖》的歷史一直在延續着可謂一佛化作萬千身了。

### 注釋：

〔一〕 黃伯思《東觀餘論》

〔二〕 參見馬子雲：《談校故宮藏宋拓〈淳化〉、〈絳帖〉、〈大觀〉三帖》（《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 宋拓善本懋勤殿本《淳化閣帖》

尹一梅

故宮博物院藏《閣帖》有數十部之多，泉州本、顧從義本、潘允諒本、肅府本、王著摹本、費甲鑄本、《欽定淳化閣帖》等等，其中最優者是鈐有「懋勤殿鑒定章」的一部，稱為「懋勤殿本」。是帖摹撫精湛，勒刻極佳，拓本楮墨醇古，其字芒角燦爛。此帖曾經唐蘭、馬子雲先生鑒定。馬子雲先生言此帖：「為刻石非木，宋紙、宋墨、宋拓無疑，與『摹勒上石』符合」，「經過校對，認為懋勤殿本是可靠的」，「實為宋拓《淳化閣帖》罕見之珍品」。

### 宋拓《閣帖》的上品

懋勤殿本《閣帖》共十卷，每卷裱成一冊。卷一首及卷十尾各鈐「乾隆御覽之寶」、「懋勤殿鑒定章」二印，其餘各卷首、尾只蓋「乾隆御覽之寶」印。拓本封面為天華錦面，駝色皮紙籤，楷書「淳化閣帖卷×」字樣。帖中夾清宮黃色籤紙一張，楷書題「宋拓淳化閣帖一匣十冊 上等」。剪方白麻簾紋紙挖鑲裱，濃墨擦拓。十冊計三百零五開半，每頁（半開）縱二十五點二厘米，橫十三點一厘米。帖以木匣盛之，匣側面插板提開，上部有弓形提梁，內膛淡藍色花綾裱。匣面刻填藍楷書「淳化閣帖 乾隆戊午（一七三八年）鑒定宋拓」，填朱「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二印。

### 宋拓淳化閣帖一匣十冊 上等

拓本原注有朱紅釋文，後以墨塗去。此帖曾置清宮懋勤殿，是供皇帝觀摹臨寫之用。按照木匣上刻字，至少乾隆三年時此帖已在宮中，且定為宋拓，其現存裝裱及配匣時間應據此不遠。由於置於禁中，其源流遞嬗，不可得詳。

此帖宋紙、宋墨，確係宋拓無疑。從鏤刻的底本斑剝（或石花）及明顯的石版裂紋等可以肯定該帖係石版拓。木、石材質不同，刀法運用有區別，因此表現在拓本上亦有差異。刻鑿木板時通常採用平底鏟法，字畫內剔鑿成平圓狀；石版的刻製方法是刀向斜下方施力，刻成上寬下窄的尖



底。由於刻法不同，出自木版和石版的拓片也微有不同，木版拓皺褶在字畫四周，石刻拓皺褶在字的中央。但也不可絕對。

懋勤殿本《閣帖》的優勝處主要有三：第一，《閣帖》原石早毀，流傳至今的宋拓本已如鳳毛麟角，懋勤殿本即為僅存之一。迄今所見與其同版者只有上海博物館所藏潘祖純本，雖然懋勤殿本存帖略缺，但拓製時間卻比潘本早。且裝潢精美，盛帖木匣上的刻字證明乾隆三年時此帖已鑒定為宋拓本，這種在匣上刊刻鑒定年月與結果的樣式，在宮廷的藏帖中是絕無僅有的，由此證明當時對於此帖的重視程度。第二，帖文詞句保存完整。如卷七中的《離不帖》、《愛為帖》與《十七帖》、《大觀帖》相合，而其他本《閣帖》詞句均不完整。《十七帖》是見於唐人著錄、留傳有緒的王羲之草書名跡，原作宋已佚，今僅見拓本流傳。《大觀帖》是宋徽宗趙佶鑒於《閣帖》年久版裂（一說版被火焚），不可復拓，又因其編次、勾摹有不少謬誤，而在大觀三年（一一〇九年）詔依《閣帖》重為摹刻，並出御府所藏墨跡，更定部分次序和錯誤。今天所見各本《閣帖》中，只潘祖純本與懋勤殿本有此二帖完整的詞句，可見其鐫刻時間較早，版本珍貴。第三，刻畫生動，拓工精到。由於底本差異、刻手巧拙、拓工精粗、用墨濃淡稀稠等，可出現版本字跡肥瘦、字神優劣等不同效果。精湛者給人爽心悅目、氣運連貫之感，粗陋者則鋒鐓略存，僅餘梗概。懋勤殿本點畫工整妍美，或下筆處如刀斬斧齊，或轉折處綿延自然，筆順天成，無遲疑鈍滯之跡。流傳至今的宋代拓本，由於墨質優良、經歷重裱等原因，已不再脫色，但有些拓本已模糊不清。懋勤殿本用墨考究，拓工精細，墨色濃淡相宜，很少有淹墨的情況出現，字口與字跡清晰，加之使用柔韌性極好的簾紋紙，精美的裝潢，會臻成一部藝術珍品。

### 缺帖及一帖兩刻情況

懋勤殿本雖精彩照人，卻有缺憾，即有補配及缺頁，如第一、四、九卷中的部分拓頁用另本補配。是帖現存二千二百六十九行，由於缺失五十三行，因此原版應為二千三百二十二行，比宋汪達所言二千三百八十七行多三十五行。具體情況如下：

卷一：唐太宗《兩度帖》、《懷讓帖》、《藝韞帖》（前八行），共二十四行補配。《兩度帖》第四行「時」字至《懷讓帖》第四行「於」字，有橫裂紋一道，貫穿十一行。

卷二：郗愔《想親帖》並郗超書標目及卷五僧智果《評書帖》第六行至三十六行，整紙裱，墨色深濃。從相同的石花及二十六行末「蓉」字左側同刻一小「山」字來看，與上海潘祖純本同版拓，但時間略晚原拓。